

匆匆那年追梦的我们

路小灯和他的微电影



一座城市，总需要一些用心经营的书店，一些爱音乐的人，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球队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，否则，城市就缺少了一种温度，一种热情，一种眷恋。

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向每一个为着心中的坚持默默努力的小人物致敬。

——路小灯



路小灯介绍他拍摄的微电影。记者 王鹏 摄

海曙效实巷的香樟树书店，老板英子正为惨淡的营业额发愁。两年多前，路小灯找到她，说要为她拍一部微电影。

“如果你开不下去了，那会留下一个记录，至少还有人记得你的梦想；如果你还打算坚持，那会让更多的人知道香樟树，说不定是个转机。”

英子被说动了，但转机没有出现。

2013年初，英子将书店转手回到老家。而此时，微电影《书店》却一炮走红，路小灯改行做起了真正的制片人，那是他从小的梦想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落寞的小书店

路小灯的本名“龚斌”，他从事外贸，只不过坚持着一些文青的习惯，比如定期买一本地理杂志。

那几年，一家又一家的民营书店关门谢幕。这让路小灯无比痛心。

路小灯说，他想拍部纪录片，让城市记住这些消失的书店。

“这个胖子疯了。”朋友笑他，但酒醒过后，朋友建议他去看看效实巷的“香樟树”，这是市区仅存的几家民营书店之一。

香樟树在宁波文艺青年圈颇有名气。不过，和很多人一样，路小灯第一次来到书店时，有些意外。

开书店是许多女孩子的梦想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店主应该是个有钱有闲的文艺女青年，长发，棉布长裙，靠在实木桌椅上，煮着咖啡，放着小众的音乐。

但是英子不是。路小灯看到的女老板，是个疲惫而憔悴的母亲，2岁的孩子在她的怀里哭闹。她皱着眉头哄着，头发草草地扎在脑后，一头的汗，上衣贴着后背。

书架下面三层，各种书横七竖八地堆着。玩具、奶瓶散了一地。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店面居然还设了一个生活区，放着炉子，弥漫



香樟树书店略显冷清。

逆风行走的人

“干点什么不好啊！”因为书店的去留，她和家人吵了一次又一次，丈夫有一次丢下这句话摔门而去。可英子真的觉得，除了开书店外，什么都不好。

英子在书店做自己和女儿的一日三餐，路小灯很惊讶，但更让他惊讶的是，英子告诉他，就在不久前，书架背后放着一张拥挤的床，他们一家三口还住在这里，最近才另外租了房子。

在路小灯的强烈要求下，英子带他去了新家。那是老小区底层一个类似车棚的房间，狭小而闷热。

为了卖书，英子周末去宁波书城的路边摆摊。大热天，车把上挂着装书的大袋小袋，小女儿蹲在电动车的踏板上，书摊硬纸板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“五折”。烈日下蹲一天，常常连10元的摊位费都赚不回来。

除了书店架上那一排排书，路小灯在英子身上看不到他想象中的阳春白雪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那窘迫又必须面对的真实生活。

“我做得不好，没什么好拍的。”英子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的窘迫，而且她已经第三次贴出了转让广告，但最终被路小灯说服了。

英子利用多年在书店工作的资源，在淘宝上开了一家书店。结婚时，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，希望先生同意她开一家书店。这才有了“香樟树”，但小店刚开，就面临夭折。

2010年初，英子怀孕了，早孕的强烈反应让她无力照顾书店，大家都劝她，把书店先放一放。

英子也犹豫过，但是书店在她心里，和孩子一样重要，她舍不得放弃，咬咬牙，就坚持下来了。

女儿樟樟的出生才是困难的开始。当时他们舍不得租房子，一家三口就挤在书架后面小小的空间里。

做个优雅的母亲，一边带娃一边经营书店，让孩子在书香中长大。这只是天真的想象。现实是，往往有客人上门时，英子还在书架后手忙脚乱的哺乳；或者，正聊着天，婴儿的啼哭一声高过一声……

尴尬和麻烦，总是这么具体且无处不在，再加上惨淡的营业额，在先生的催促下，她又一次萌生退意。

2012年春节后，她把孩子送回老家，全身心投入到书店经营中。但书店依旧没有起色。直到她遇到路小灯的团队，在跟踪拍摄的那些日子，她最好一天的营业额也只有96元。

镜头记录下这些琐碎的点滴，英子的丈夫始终没有参与拍摄，直到最后一天才露面，聊了许多肺腑之言。路小灯完全理解他的苦衷：在异乡打拼不容易，宏图壮志在现实的齿轮里慢慢磨，渐渐面目模糊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这时候谈梦想显然太不切实际。

在片尾，英子有一段话外音，“实体书店的消亡，也许是时代大势，只是依然想做逆风行走的人”。但她同样也听进了路小灯的劝告：“放一放也好，放下不是放弃，是为了重生。”

“杯子碰在一起，都是梦碎的声音”

微电影《书店》面世后颇受好评，路小灯下定决心放弃做了8年的外贸，改行做制片人，并和几个朋友成立了新公司“乐天映画”。他之后的两部电影，主题几乎都是放弃和重生。

第二个故事《梦的鼓点》里，在一个闷热的夏夜，主人公老赵以一句“我要结婚了”来宣布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。他那轻轻的一声：“梦想，能当饭吃吗？”像极了英子关店时的神情。

路小灯一直觉得遗憾，《书店》引发了关于民营书店生死存亡的全城热议，却没能给香樟树带来实质性的转机。虽然知名度提高了，人气旺了，英子也借势通过微博宣传，搞了几次活动，但营业额并没有太大的改观，最终只能放弃。

路小灯当时去看一次英子。那是2013年初，晚上下着大雪，整条街上只有“香樟树”一家店开着，孤独的灯光让他百感交集。

有多少人在一个让人难过的夜晚，在一场痛哭或宿醉后，决定放下梦想，走上一条安全的道路。“那时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学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碎的声音。”剧中引用的这首北岛的诗，引起了许多人深深的共鸣。

《梦的鼓点》说的是甬城本土音乐人的故事，类似老男孩的情节：十年前，怀揣音乐梦想的几个少年，想去参加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音乐节，可是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放弃了。十年后，已

过而立之年的他们，得知该音乐节是最后一届的时候，梦想重新被点燃，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没日没夜地创作起来……

这些故事中的原型，都有一个体面的身份：公务员、医生、银行白领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些平时看起成熟稳重、不苟言笑的人，曾经都是狂热的摇滚爱好者。

在一家广告策划公司工作的李大为，作为该片主演之一，在剧中饰演一个架子鼓手。他在学生时期组织过自己的乐队，有过自己的音乐梦，像剧中的老赵一样，最终因为生活，放弃了梦想。李大为说：“看完这个剧本，我的眼眶就湿了，立刻打电话给导演，告诉他这部微电影我来演。”

剧中点燃他们梦想的，是微博红人、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镇帆。这位大学教授在10多年前也是一个披着长发、带着十字架耳钉的摇滚青年，在当时的宁波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还有一档音乐节目《新音乐教室》。多年后，他欣然接受剧组邀请，本色出演。

剧中的某个深夜，喝得酩酊大醉的李大为接到了何镇帆的邀请，去参加最后一届月湖音乐节，故事也因此展开……

可因为经费所限，音乐节最终没有成功举办。庆幸的是，刚好有个学校举办晚会，他们同意在晚会前把搭好的舞台免费借给剧组，于是电影才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“你是想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，总有柳暗花明。”

“哪里？”路小灯笑笑：“我只是记录，从来不讲道理。每个人的选择，都是他自己的事，谁都没有资格指手划脚。”

“青春下半场”70后的集体回忆

去年，《梦的鼓点》获得了宁波首届微电影大赛的银奖和最佳剧本奖。热闹了一阵后，剧中的每个人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。

很快，更热闹的巴西世界杯拉开帷幕。

那场全世界的狂欢勾起了很多人的集体回忆。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路小灯坐在电视机前，看到座无虚席的赛场，脑海中浮现的，却是10多年前的富邦体育场，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，北京“火车头”移师宁波，当时的第一场比赛，3万余人的球场全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据说，这是宁波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次比赛。

那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当时路小灯还在读中学，每周最期待的莫过于周二下午买一份《体坛周报》，压在课本下偷偷地看。每到周末，他们会翻墙去西郊体育场踢球。

因为这段70后的集体回忆，他们拍了一部叫做《青春下半场》的电影，讲的是那些已过而立之年甚至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商报特稿“程钟婧鼓”微信，你可通过历史消息查看原文，也可发送“书店”、“音乐”分别看具体微电影。